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七十

九 七至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九千一百九十五

史部

通典卷七十七

唐 京兆杜佑 君 卿 纂

三十七 軍二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

周 漢 晉 宋 北齊 大 唐

自黃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於周氏雖更相吞滅而不改舊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本在戡敵實寓大

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子之禮無聞諸侯  
二篇而已誠與今異此畧存古制焉周制天子之大射

天官司裘供武侯熊侯豹侯設其鵠

武侯王之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

卿大夫以下所射崔靈思云若有二王助祭則天子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為耦也

夏官射

人以射法理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

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

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彘侯一獲一容樂以采繁五

節二正

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

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用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

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居外三正去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

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犴胡犬也

士與士射以犴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

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犴音岸若王大

射則以狸步張三侯鄭司農云狸步謂一舉足爲一步於今爲半步鄭玄謂狸善搏者也

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

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  
犴五十是也三侯者司裘所供虎侯熊侯豹侯也列國  
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  
讀曰糝糝雜也雜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冬官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等也高

廣等者謂侯中也大射以皮飾侯天子射禮以九為節  
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麋侯五十弓侯中之

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  
九十弓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

弓者侯中廣丈也尊卑異等此數明矣以侯中丈八尺  
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

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也天子賓射於五采  
之侯侯方外如鵠內二尺五采者朱白蒼黃黑其侯之

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五采之侯即謂五正之侯也其  
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然則五正之侯中方六

尺朱方二尺者則餘四色所畫各五寸也又畫上兩個其正外以雲氣為飾廣狹亦如大射皮飾之法

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

下個讀如齊人揜公幹之幹上個皆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

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個七丈二尺下個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個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言上個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個倍之耳亦為下個半上個出也個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右也上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

綱與下綱出舌尋緝寸焉

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足

之節也鄭衆云綱連侯繩也緝

籠綱者舌維持侯者緝音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

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此所

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不采者  
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象於鵠之處耳君  
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熊侯虎豹不忘上  
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畫其毛物天子射熊  
熊者巧猛之獸侯人之象天子德勝服巧猛之人諸侯  
射麋麋者迷也象臣有迷惑其君當誅之卿大夫射虎  
豹者當為君禦四方之難示服猛害也夏官司弓矢掌  
射鹿豕者食人禾稼士賤為除害而已

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箛

弓弩成於和矢

箛成於堅箛盛矢器以獸皮為之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

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使者勞者

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庚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榘以為射正也射甲與榘試弓習武也狩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三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其矢

箛皆從其弓

從弓數也每弓一箛百矢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

戰野戰

攻戰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

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

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第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

諸散射

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第矢庫矢弩所用也枉矢

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絮  
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  
輕行疾也殺矢言中矢則死鏃矢象焉鏃之言候也二  
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  
可遠也結綴於矢謂之矰矰高也第矢象焉第之言矰  
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矰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  
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庫矢象焉二者  
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  
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  
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  
屬軒輶中訂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  
音亭輶音輕

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勾者謂之弊弓

體往來之

衰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圓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勾者惡則直者善矣諸侯大

射之儀君有命戒射

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射以觀其體射中得與祭不中者不與

祭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

侯凡九十糝侯七十豨侯五十

量人司馬之屬掌量塗數者量侯道謂去堂遠

近也狸之伺物每舉足止視遠近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也

巾車張三侯大侯之

崇見鵠於糝糝見鵠於豨豨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網設

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

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崇高也高必見

鵠所射之主

鄉射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

教法於司徒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禮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

衆民也。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而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

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興舞謂發矢手如舞。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又使君國中射。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詢衆庶之儀。若是

則皮樹中以翽旌獲白羽與朱羽糅也。皮樹獸名。中翽

旌獲尚文德。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於大學。王制

學在郊。閭獸名。大於驢一角。於境則武中以龍旌。於境

或曰如驢蹄岐折羽為旌。隣國君射畫龍於旌。尚文章也。通帛為旌。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

士鹿中翽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用唯君子有射於

國中其餘否

臣不習武於君側

箭籌八十

箭篠也籌算也八十者畧以十耦為正也

貴全數也其時衆寡從賓

長尺有握握素

握手所持處也素刊之也握本一作膚

楚朴

長如筭刊本尺

刊其所持處也筭古我反

幅長如筭博三寸厚寸有

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

博廣也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

象君子取矢於楅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

○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

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

年三月黃門侍郎臨

失其姓

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

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晉咸康五年春征

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洙泗之風○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為舊準

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漢立秋之禮

○

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驂騑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又

畢羣官皆射五埒一品三十二發

一發調馬十發射下十五發射上三發射

麋三發射獸頭

二品三品二十五發

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麋三發射帖

三發射獸頭

四品二十發

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麋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

五品十五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麋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

侍官御

仗以上十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

又季秋大射皇帝侍大駕

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以上第一埒一品五十

發

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發射麋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

二品四十發

一發

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發射上

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

品三十八發

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九發射上

五品

第三埒三十二發

一發調馬九發射下十七發射上一發射麋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六



品第四埒二十七發

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廡一發射帖

七品

第五埒二十一發

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餘與六品同也

八品第六

埒十六發

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餘同七品

九品第七埒十發

一發調馬

三發射下四發射上餘與八品同

大將大尉公

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

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

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

各置今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大唐之制皇帝射於

射宮則張熊侯射觀於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

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

宴射則不陳樂懸

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

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乎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

自貞觀至麟德七年行三月之

射行九月之射其禮遂至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上表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年二年

開元八

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

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  
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  
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狸首之奏  
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  
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  
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  
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  
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

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

一箭偶中是費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

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勅下大射展禮先王初

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

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

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

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

自此以後其禮又息其

射侯儀具開元禮○說曰按易庖犧氏弦木為弧剡木

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射義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

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男子生設弧於

門左三日負之人為之射乃卜食子者

是故周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

天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

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比於

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不與祭而

君有讓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澤謂澤宮

澤者所以擇也又曰射之

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

固則射中矣射有三焉一曰大射

以其事大禮重故謂之大射

天子

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  
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  
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  
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已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  
二曰賓射謂列國諸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  
孤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

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縱適或燕勞來朝聘使之賓或復自與已臣共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幼之序夫三射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合於樂故謂之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

立無暴亂之禍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樂官

備者騶虞詩云一發五豝喻賢衆多也樂會時者豕首詩云小大莫處御於君所樂循法度者采蘋詩云予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采蘋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白虎

通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制近也按鄭玄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迭相征伐士之志藝以射為首是以我國家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中則能服諸



侯以下中之則為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流放也書曰流共工於幽州者是也

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斯之謂歟

通典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九十六

史部

通典卷七十八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三十八 軍三

天子合朔伐鼓

諸侯附  
魏晉

夏  
東晉 周

漢 後漢  
齊 北齊

大唐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  
之次集會也不會則

日蝕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凡日蝕天子鼓於社責上  
公也瞽樂官樂官進鼓則

伐之普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蝕庶人百役之人○周制曰日有蝕

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

矢又以朱絲繫社而伐鼓責之或曰脅之或曰為暗恐人犯之日蝕者陰侵陽

社者衆陰之主鼓配陽也以陰犯陽故鳴鼓而救之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

鼓日月蝕亦如之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

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

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蝕則從天子救

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也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

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

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祭不迎尸

諸侯

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魯昭公十

七年六月朔日蝕叔孫昭子曰日蝕諸侯用幣於社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

大夫擊門士擊

折言衛其隅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雪服

失容則廢○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

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

伐鼓太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

帶劔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劔立其戶前衛尉驅馳

繞紫察守備日復常皆罷

此義摯虞決疑注云約魯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

之法○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

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冠長冠衣帛單衣

絳領袖綠中衣絳綠以行禮如故事獻帝初平四年正

月當祠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卻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

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為正月之日太陽虧曜

謫見於天而冠者必有裸享之儀金石之樂飲燕之娛  
獻酌之報是為聞災不祇肅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  
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博平  
計吏劉邵建言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  
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  
則聖人垂制不為異變先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  
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  
亦不蝕邵由此著名○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

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宣勅  
有司為救日蝕備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  
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  
令邕言典歷者按歷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  
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歷周晃等對曰歷候所掌  
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  
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  
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



交無變至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晷度謹綜疎密謬准交會以為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差晷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

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為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朔合朔却元會○東晉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

日有變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  
不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  
論災消異伏又以竈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  
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先廢朝禮此則  
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  
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戒  
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順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

巷黨以喪不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不見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星之防而邵逆廢日蝕之戒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聞天青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事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邵引此文失其義旨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

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苟或所善漢朝所從  
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以為準繩  
故正之云爾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殷浩輔政又  
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  
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  
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又從彪之議○宋因晉  
制○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  
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

不曾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乃但薄蝕則不廢祭按漢初平中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北齊制日蝕則太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戒嚴三門者閉

中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劔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劔出戶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大社鄴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嚴○大唐合朔伐鼓具開元禮

冬夏至寢鼓兵議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議  
曰以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  
可動洩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靜而不擾也夏至  
陰氣始動而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助微氣之養  
也晉劉遐議曰以為陽實君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  
盛寢鼓息兵不欲震蕩也禮尊無二若當助陰豈一之  
義何以明之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



月蝕無救之道明矣何熊以為二節陰陽升降之極會  
通交代之日二氣既接剛柔始分君子遠慎諸物近慎  
諸已在冬欲靜在夏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寢鼓息  
兵其宜合同張侯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異左傳曰凡分  
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所重所慎於是在矣周禮  
太僕掌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月亦如之又  
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日長則賀君父道也下  
慶上會情交接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也鼓以動衆是

以二至迎送同寢之也劉泓謂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興日蝕陰盛擊鼓助陽則冬至助陽不應寢鼓也于瓚又云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寢之非為助陽也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否剝將至大戚方來宜有鳴鼓開闕興兵駭旅施

命四方誥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休戚有殊寢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一日不可前三後三等於冬至也

馬政

馬祭附

周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

天子

十有二閑馬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

種謂上善

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輅駕種馬戎輅駕戎馬金輅駕齊馬象輅駕道馬田輅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邦

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降殺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

家謂大夫有田馬各一閑  
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

師四圉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皂為繫繫一馭夫六繫

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

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良善也善

馬五輅之馬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

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

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

詩云駉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疑

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  
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趣音倉走反  
趣馬掌贊正

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贊佐也簡差也節量也

巫

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材於校人

乘謂驅步以發其疾所以知疾處乃治之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

春焚牧

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仲春通淫

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按

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北於牧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

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此三馬者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皆有物賈謂皆

有物色及賈直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

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者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

而死者不任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用非用者罪春祭馬祖執駒為龍馬鄭衆云執駒無令

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駘鄭玄謂執猶夏祭

先牧頌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衆云

特謂駉之駉音縉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衆云臧僕謂簡

練馭者令皆善也鄭玄謂僕馭五輅之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

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

甲庚丙壬戌為剛日  
乙丁辛癸巳為柔日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

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  
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  
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大唐馬祭  
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  
周 後漢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

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  
蒙冒也 冒熊皮者以警毆疫厲之鬼如今

魁頭也時儼四時作方相氏以儼却凶惡也

月令季春命國儼九門磔攘以

畢春氣

洪範傳云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

不磔春位不殺且盛德所在無所攘

仲秋天子乃儼以達秋氣

此儼儼陽氣也陽暑

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儼以通秋氣方欲助秋故不磔犬

季冬命有司大儼旁磔

以送寒氣

大儼為歲終逐除陰疫以送寒氣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謂磔犬於門也春磔九門

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也犬屬金冬盡春興為木故殺金以助木氣

○後漢

季冬先臘一日大儼

儼却之也

謂之逐疫

漢舊儀曰顛頊氏有三子生而亡為

疫鬼一居江水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庖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



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儼所以扶  
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

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侏子皆

赤幘皐製執大鼓

漢舊儀曰方相氏帥百隸及童子以挑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

穀播洒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侏之言善善童子也侏音振方相氏黃金四

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

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

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

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侏子備請逐疫於是中

黃門唱侘子和曰甲作食廋脾胃食虎雄伯食魃騰簡  
食不祥攬諸食咎伯竒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  
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竒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  
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

者為糧

東京賦曰捐魃魃斯猶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魃與罔象殪野

仲而殲游光注曰魃魃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魃罔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劉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獬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

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脛埤蒼曰罔狂  
無頭鬼委音虛獠音休律反埤避移反  
因作方相與十

二獸舞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京東

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然火如星  
馳赤疫疫鬼惡者也偃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

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

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  
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

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儼人

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  
中有度朔山上

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  
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日鬱壘主閱領衆鬼之

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挑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

虎於當門食鬼葦戟桃枝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是月也

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

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北齊制季冬

晦選人子弟如漢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阜襪

衣執鼗鼓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戈揚

楯又作窮竒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

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其日戌夜

三唱開諸里門儼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成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儼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於上閣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河清年中定令歲十二月半講武至晦逐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永巷南下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閭闔門前橋南

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隋制季春晦讎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攘陰氣秋分前一日攘陽氣季冬旁磔大讎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侁子如北齊法冬八隊二時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構衣執皮鞭工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為唱師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司素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為坎未明呼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明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司執事與謳

牲胄磔之

通反 誦普

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大唐

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禮並如開元禮

通典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九十七

史部

通典卷七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三十九 凶一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并為周以下親哭及不視事  
附周前漢後漢魏

晉 東晉 宋 陳 大唐

周代尚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

曰我其為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也有

疾故不悅憚

禮僕人扶右射人扶左

僕人射人皆平常時贊正君服位者

始崩

太僕戒鼓傳達於四方內宗掌序哭者

次序內外宗及命婦哭位

外

宗叙外內朝暮哭者

次序內外宗及外命婦

世婦掌比外內命婦

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

呵譴也

小宗伯懸纁冠之式

於路門之外太僕掌懸喪首服之灋於宮門

首服之法謂免髻笄

總廣狹長短之數懸其書於宮門示四方

三日祝先服

祝佐舍斂先服

五日官長服

官長大夫士

七日國中男女服

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穎達曰

服服杖也祝佐舍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

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

宮

正掌授廬舍辨其親踈貴賤之居

廬倚廬也舍至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踈

者賤者居至室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

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內張綿絮

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

墉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墉中

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埒中帝初登遐

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說易稱四海為家雖

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為辭天命有終

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

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皇帝宮

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為晏

駕其喪葬儀無聞

魏孫毓曰禮記告喪曰登遐告訃之辭也或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

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訃之辭謚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者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文帝遺詔其令天

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具喪期篇

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

寸無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

無發民

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

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

良人七子八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

悍為將屯將軍

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

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主穿壙寘瘞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巳而寘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

發近縣

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

武師古曰即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

張武也

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

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

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栢黃腸

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

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

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

下次賜親屬功臣

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

○後漢志

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  
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  
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  
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  
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  
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  
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  
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

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繪金縷玉柙如

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繪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

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縫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

珠玉如禮

禮指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

槃水如禮

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

尺漆赤中也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

石諸侯王

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

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漢舊制發兵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

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也

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秘器



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月牙檜梓宮  
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  
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陞  
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  
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西姓小侯  
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  
諸弟子立學號為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  
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

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

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

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

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

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駟外有挽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璪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疏

讀為東園匠武士下釘枉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註曰

衽小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

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額命太子

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

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

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

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

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

郵奉奏請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

可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

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輻疏布惡輪走卒皆布構幘太僕

四輪輶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

紼司空擇土造窳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樞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

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  
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  
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  
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  
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  
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  
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  
廟太史奉哀策篋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

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持進道西北面

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

白衣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

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

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

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

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

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

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

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



物而不可用也鄭玄註既夕曰陳明器以酉行南端為上也

筥八盛容三升

鄭玄註既夕曰

筥畚種類也

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

三容三升醢一醢一脣一脣

鄭玄註既夕曰脣薑桂之脣

黍飴載以木

桁桁所以度苞屑甕瓶也

覆以疏布甗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

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輶中亦短衛彤矢四

骨短衛

既夕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

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筭長而羽其一猴音候

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

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

鄭玄註既夕曰槃匝盥器也

杖几各一蓋

一鍾十六無簾罽四無簾

爾雅曰大鐘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鏞

磬十六無簾

禮記曰有鐘磬而無筦簾鄭玄曰不懸之也

壎一簫四笙一箎

一祝一敔一琴六瑟一竽一筑一坎侯一

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笙

竽備而

干戈各一箠一甲一冑一

既夕謂之役器鄭玄註曰箠矢箠輓

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

鄭玄註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

瓦竈

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

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

十瓦酒罇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

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

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

常尊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

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

贈幣元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克幅皇帝進跪臨羨道

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

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

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

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  
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

羨道半塗上欲下豈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  
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

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

苦耕切

騎皆從容車玉

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

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

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返廬立主

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

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

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

紅服織繻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

留黃冠百官衣阜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  
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及太皇太后皇

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於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

大長秋

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為太后耳

典喪

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  
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  
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

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筭藏宮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后崩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鑿輅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尊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魏

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  
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  
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黃初二年文帝  
又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柩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  
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  
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  
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  
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

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  
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  
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  
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  
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於九  
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  
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  
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



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  
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  
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  
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  
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  
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  
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  
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

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邕  
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無填衛之禁而合  
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晉  
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卞摧  
揚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  
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  
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  
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權雍議按禮天子日食

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  
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  
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  
王廬復應何所惟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  
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  
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  
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過密八音豈有釋其絛  
經以服元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

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  
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  
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元衣朱裳此鹵簿所  
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  
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  
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  
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  
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

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

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

杜元凱喪服要集云

遣車易以輦牀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

以白練○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

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

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

所處凶門栢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

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

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䟽布輶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

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輜輶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遺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輜輶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輜輶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

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劃其常情均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



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莽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

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  
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  
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朽骨為衣衾足以朽肉而  
已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  
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  
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  
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  
變改是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

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  
事矣今為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  
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  
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  
勢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  
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  
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  
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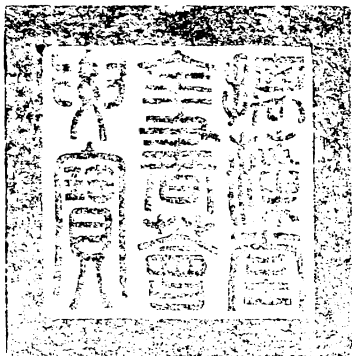
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  
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  
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  
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  
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  
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  
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  
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

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  
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  
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  
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武陵高六丈  
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  
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  
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尊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  
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

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通典卷七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 臣周厚輅

謄錄監生 臣陳廷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

八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九千一百九十八

史部

通典卷八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四十 凶二

總論喪期

虞 殷 東晉

宋 周

前漢 後魏

後漢 後周

魏 隋

大 晉

唐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

賈公彥曰此黃帝時也是以其心喪終身

虞書稱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

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為限三王乃制喪

服

○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

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

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歟怪之也謹喜悅也

言乃喜悅則民

臣望其言久

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

世子聽於冢宰

冢宰天官卿貳王理事者也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喪服四制曰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

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

之故謂之高宗○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

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漢文帝遺制革三

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顏師古曰令謂

此詔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

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

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邵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

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

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

近代學者因循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古師

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

自後遵之不改宣帝地節四年詔令百姓或遭線經凶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

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威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

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

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章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

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者

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

石已上皆服喪三年

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今子新都侯宗服喪

三年及元后崩莽反自服三年顛倒姦繆若此

○後漢鄭玄云書云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

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

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辨為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

謂光武明帝時

絕刺史二千石

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

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

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魏武帝遺詔百官當臨殿

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內服三日

蜀劉備臣下發

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加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已下遭三年喪者

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

按文

帝以魏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武帝以十二月庚寅受魏禪改元泰始猶深衣素冠

服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豐殺隨時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上古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徹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殲萬幾事殷臣等以為宜割哀情以康時俗勅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直經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違已多孚等重奏干戈未戢天下至衆陛下察愚衷欵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



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達禮不宜反覆重傷

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

崩也

皇太后王氏泰始四年三月戊子崩

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有

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為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

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

而除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

服不猶愈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謂但有

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傳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為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况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虞書曰三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  
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  
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  
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  
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  
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  
大政也摯虞以為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  
也後代一日萬幾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

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為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典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練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嗣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

制也袁準曰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練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練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練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為

凶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練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苴杖經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周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為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玄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漢

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為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為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為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

伯來求金傅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即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虢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邊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



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  
服於禮何傷於啐濟示義而信以為食旨亦其昏矣暢  
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  
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為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  
文武明王者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於  
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  
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禡豈一道乎武王出祔以燎豈是  
常郊耶天地猶然况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又

不於宗廟而祀在塤室

塤音牧鄭玄云牧野之室

且禮去祧為壇去

壇為墀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壇同墀此豈非

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於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使告

於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為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

其常典故云有事於文武而不稱禘祫於宗廟也能究

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段暢引經傳以為諸侯諒

閻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

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公

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繚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既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諸侯既卒哭即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采不宜復以服麻故去繚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以雜於吉也此除繚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

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  
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纁  
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經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  
上卒哭除纁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經此諸侯纁麻除之  
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諒  
闇此為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  
除纁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

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為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於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與諸侯宴於温

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  
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  
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尚幼宰傅相之命諸  
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  
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綰經征秦遂墨綰以葬書春秋  
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綰墨文明其服也弁經金革  
禮所權許皆為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  
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

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玩議  
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  
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  
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禫意欲以來  
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  
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  
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  
以還大祥除四起縞冠受以白幡徙月後吉不宜立異

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縞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玄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縵冠踰月玄端以居復乎常焉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



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  
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按前儀  
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  
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胙  
皆可為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  
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  
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候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  
俗薄風澆或生釁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

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  
兩月內山陵禮終窆窆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  
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  
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  
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  
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章皇太  
妃薨哀帝欲服重江霏啓先王制禮應在總麻服詔欲  
降周霏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

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

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

本親謂宜服齊縗期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

后李氏崩

李氏生孝武  
即帝之祖母

帝服齊縗三年百寮疑所服尚

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

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從重應同為祖母後齊繅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制詔可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云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

朝施用之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  
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武  
門設凶門柏厯至西上閭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  
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西廡設廬太子心喪  
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禫禮皇太子  
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  
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縵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

十五日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  
以為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  
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  
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  
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未之能行陛下欲  
依上古萬幾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  
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喪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  
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又表

曰伏惟大行皇太后明詔垂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山林可依典冊緣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下愍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禫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緣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練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

旨告今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之後將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縗麻者變從練禮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闇嘿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



所擇東陽王丕曰臣與太尉光歷事五帝自聖代以來  
大諱之後三日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詔  
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  
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又詔公卿屢上啟事依  
據金冊遺旨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  
哭剋此月二十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表縗服在上公卿  
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  
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昭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搖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

徽符月景萬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乃戡翫定難是賴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齊縗三月以伸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歛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禮理無廢絕輒立儀如別內外羣臣權改常服單衣衾巾奉迎之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

詔可○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  
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陵所行三年之  
制五服內並依斯禮近古無儔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  
下遭父母喪許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  
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  
服五服內百官正二品以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  
日本服小功總麻親百官三品以上喪不視事一日皇  
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內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

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以上一舉哀○大  
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  
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  
祭祀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  
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  
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  
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  
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

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

奔山陵附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

未久

周道尚明無嫌於不往

五經通議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

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

不使奔也○後漢許慎異義云按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鄭玄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綵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贈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贈又會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

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  
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  
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  
也大鴻臚眭眭音雖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  
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  
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  
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



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睦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禮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

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袒經言除斂髮袒經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

說遂除謂除歛髮袒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歛髮也  
責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恰也○晉  
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湯陰之  
役羣僚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  
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  
應受議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至先有他故去  
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  
按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孫甯之變蘧瑗出關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  
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準繩  
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  
為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  
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  
退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  
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  
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

應赴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  
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  
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  
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  
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違實懼  
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  
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  
但三年不叙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

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

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  
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  
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  
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衽爾君已  
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  
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宜以議者  
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  
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

付之鄉論臣以為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湯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醜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



弊而欲廢準式於頽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  
乃迂乎融又重啟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  
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  
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  
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  
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  
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  
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

不所司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

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尚書曰  
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為動變更以  
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為天子而以  
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皆疑謂  
當如常司隸校尉周舉議以為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  
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  
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功太平之勲故薨之日  
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

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謚詔從之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

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

也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體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尚

書謝奉議天帝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

弟不相為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

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霽音試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

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

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

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

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

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旁統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胤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恒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為康帝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為

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  
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  
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遷於康皇軌同唐  
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  
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  
行天下為公成皇帝捨胤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  
代康皇帝祇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  
述議

#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  
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為諸  
侯絕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

吳射慈云天子之子

封為諸侯天子皆采服也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為父母服附  
宋陳後魏

東晉

東晉王朔之間范甯云至尊為后之父母服不意謂雖  
居尊位亦當不以已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於天



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准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即后父也尅舉哀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已下皆從服○宋孝武建安三年有司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總麻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不與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喪葬日臨喪當著何衣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

著布素而已勅禮官詳正大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舅總麻本在服例但縗經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除之議雖釋麻襲冕尚有總麻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紅之服已釋哀情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按禮為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除猶齊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愚謂王右

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縗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  
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制  
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  
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  
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  
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既除縗麻不可以重  
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  
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蘓瑋生議

按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準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為功總麻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准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縗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  
年有司奏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

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  
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  
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  
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  
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禍難  
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  
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  
釋素即吉以為永准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

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深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緘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為母屈嫡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絰可除不容復改元緦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日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

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為王遂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日為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

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為證光據禮記縞冠元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縗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若喪



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  
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  
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嘉福去太極  
不為太遠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  
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  
崩所以諫晉平公也今國相雖已安厝纔三月矣陵墳  
未乾懌以理證為然乃從雍議

通典卷八十